



DAOIST STUDIES IN TRANSLATION SERIES

道教學譯叢(之六)

A RESEARCH ON ZHOUSHI-MINGTONGJI

《周氏冥通記》研究

(譯注篇)

〔日〕麥谷邦夫 吉川忠夫 編
劉雄峰 譯

齊魯書社

道
教

叢書策劃\陳修亮
責任編輯\陳修亮
封面設計\公冶繁省
版式設計\李生



ISBN 978-7-5333-2340-0



9 787533 323400 >

定價：40.00圓



道教學譯叢

《周氏冥通記》研究

(譯注篇)

齊魯書社

通記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周氏冥通記》研究. 譯注篇 / (日) 麥谷邦夫, (日) 吉川忠夫編; 劉雄峰譯. — 濟南: 齊魯書社, 2010. 1

ISBN 978-7-5333-2340-0

I. 周… II. ①麥… ②吉… ③劉… III. ①夢—占卜—研究—中國—古代 ②周氏冥通記—譯文 ③周氏冥通記—注釋 IV. B992.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9)第 227363 號

《周氏冥通記》研究

(日) 麥谷邦夫 吉川忠夫 編 劉雄峰 譯

出版發行 齊魯書社

社 址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39 號

郵 編 250001

網 址 www.qlss.com.cn

電子郵箱 qls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東新華印刷廠

開 本 880 × 1230 / 32

印 張 13

插 頁 3

字 數 350 千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標準書號 ISBN 978-7-5333-2340-0

定價: 40.00 圓

《道教學譯叢》編委會

名譽主編 麥子飛

名譽副主編 (以姓氏筆畫爲序)

何多樑 周和來 林志堅 梁發
莫小賢 黃健榮 葉長清 趙球大
趙淑儀

主編 朱越利

副主編 王宗昱

編委 (以姓氏筆畫爲序)

王卡 王宗昱 朱越利

[法] 呂敏 (Marianne Bujard)

李剛 李之美

[美] 柏夷 (Stephen R. Bokenkamp)

郭武

[法] 高萬桑 (Vincent Goossaert)

陳敏 陳耀庭

[韓] 崔珍哲 (최진석)

[日] 麥谷邦夫 (Mugitani Kunio)

程樂松 張思齊 張崇富 張廣保

詹石窗 雋雪豔

[美] 劉迅 (Liu, Xun) 劉仲宇

鄭天星

本書責任編委 朱越利

總 序

16 世紀，歐洲傳教士對中國感興趣，到中國收集資料，這些人被稱為“實踐型漢學家”。他們無意中發現了中國的道教，將之稱為“老君的宗派”或“道士的宗派”。大約到了 19 世紀，歐洲和亞洲有學者開始以學術的眼光關注道教。這些人多屬於“學院型漢學家”。大家一般認為法國和日本“學院型漢學家”的道教研究開始得最早，韓國、德國、英國、荷蘭、俄國等國也不晚。

20 世紀以來，又有更多國家的學者加入道教研究的行列，為國際道教學注入了活力。道教學早就走向了世界，並且在相當長的時期裏由外國學者唱主角。

外國道教學者研究道教學的動因不盡相同。有的出於對中國文化的仰慕或好奇，有的外籍華人學者是因為割不斷心中的祖國情結或文化認同。有的是出於學術、謀職的需要，或受到他人的指點或影響。不管怎麼說，外國學者研究中國文化，中國人歡迎。他們的優秀成果，已成為世界道教學的寶貴財富。

這裏需要解釋一下。我所稱呼的道教學者，既包括專攻或主

攻道教學的學者，也包括僅僅兼攻道教學的學者。國外研究道教者，多為漢學家，專業分工比較寬。其中兼攻道教學的學者所佔比例更大。

毋庸諱言，早期也有另一些外國道教學者，曾服務於他們國家對中國實施文化利用和文化佔有的國家目的。這樣的意圖理所當然地遭到歷史的唾棄。還有些學者，信奉西方中心主義，或自認為是優等民族，高人一等。這些表現只能表明他們自己的思想水平不高，具有歷史的局限性，令人遺憾。儘管懷著不光彩的動機，或妄自尊大，但上述兩種人中的許多人，由於是真正的學者，嚴格遵循學術規則，學風嚴謹，所以他們撰寫的一些道教學著作表現出純學術性，仍為學術作出了貢獻。他們中的一些學者，1978年以後到中國作學術訪問時，有人曾真誠地當面向中國學者表示深切的懺悔，有人已經克服了自身的歷史局限性，持平等、友好的態度。我親眼見到，特別讚賞。

一二百年來，一些國家的漢學界形成了道教學師承，學術薪火代代相傳。他們幾乎百分之百地懂漢文。有的人曾經客居官觀，體驗道士生活。有的人索性當一段時間的道士，學習科儀。他們不僅能夠熟練地運用西方近現代的研究方法，有人還精通中國傳統的文獻、訓詁、考據之學。有的人甚至親身實踐道教修煉。他們認識到道教對中國文化的深刻影響，作出“不瞭解道教就不瞭解中國”的結論。他們辛勤耕耘，碩果纍纍。許多經典之作，可以傳世。許多外國傑出的道教學者，舉世聞名。如今，國外一些研究所和大學，道教圖書的收藏規模令人歎為觀止。有的國家成立了道教學術團體，創辦了道教學雜誌，定期開展道教學術活動。國外的道教學早已形成相當的規模。

外國道教學者做了大量基礎性的和開拓性的研究工作。外國道教學者收集、考證、梳理道經，不遺餘力。他們跋山涉水，進行田野考察，記錄了大量珍貴資料。他們綜合分析各種文獻，追溯道教的歷史，盡可能使其面貌清晰。他們廣泛研究道教與社會各個方面的密切關係，創造了一系列術語。他們力求精確地解釋重要的概念，有時發生爭論。他們積累了寶貴的治學經驗，形成了自身的學術規範。我國學者從外國道教學成果中，獲益匪淺。外國道教學者是我們“厲害的競賽對手”，使我們時時不敢鬆懈。

外國道教學者研究道教時，文化傳統的差異是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比如，有時我們容易理解的事，外國學者卻隔著一層窗戶紙。有時外國學者站在山外看廬山，會在我們司空見慣、不以為意之處大有發現。再比如，有的外國學者將道經的形成年代估計得較遲，有的外國學者斷言“道教沒有教義”。出現這些現象或結論的深層次原因，恐怕要從文化傳統的差異去尋找。外國學者進行跨文化的道教學研究，為我們提供了新思路 and 新的理論方法視角，提供了根本性的比較和真正的參照系，可以幫助我們的研究避免封閉和僵化。這對我們是極大的幫助。外國學者站在自己的文化立場上研究“他人”，不可避免地會出現一些誤解和誤讀，這客觀上對我們的研究起到提醒和啟發的作用。

1978年，道教學正式納入我國國家研究計劃。自那一年以來，我國道教學發展迅猛。現在是中外道教學者“攜手同臺唱大戲”。但學術研究無止境，我們不能滿足。我們今天進行道教學探究，不僅要高高地站在我國學術前輩的肩膀上，而且要高高地站在外國學術成果的高峰上。我們要經常對照參照系，還要對這個參照系進行研究。

當今我國研究道教的年輕學者，普遍精通一兩門外語，精通三門者就少了。精通四門或更多種外語的，很罕見。現在大家說到外國道教學，都能列出長長的學者名單和書目、篇目，但把各語種的主要成果都瀏覽過來的人幾乎沒有。這就需要翻譯。各國道教學的重要著作，翻譯到中國來的，還不多。大家分頭將各國飽含心血、充滿睿智的道教學著作翻譯出版，將是一件多麼大的好事啊！這些譯本可供我國道教學者參考自不必說，其他學科的學者也會從中受益，各官觀也將歡迎。本叢書就是做這件大好事的。

在中國，宗教學研究是冷門，道教學研究是冷門中的冷門。所以，研究道教“費力不討好”。道教學在外國也是冷門。近年來，略有些熱，終究還是冷的。外國大學攻讀道教學的學生，畢業後很難找到對口的工作，就是證明。一二百年來，外國道教學者坐冷板凳的也不少，也大都在寂寞中皓首窮經。人們常把教師比喻為“兩頭點燃的蠟燭”，歌頌他們“照亮了別人，燃盡了自己”。這些甘於寂寞的外國道教學者，默默地為人類積累知識，何嘗不是蠟燭！我們翻譯他們的著作，是對他們學術貢獻的認可，表達著我們的學術敬意。

1978年以來，中外道教學者的學術交流開始頻繁起來，相互結下深厚的學術友誼。歲月不饒人。25年來，前輩道教學者，大多已進入耄耋高齡，有的已經駕鶴西歸。許多外國道教學者，初識時還是滿頭青春秀髮，或烏黑發亮，或金色、褐色、紅色，像火焰，像雲霞，現在都已經晨霜點點，甚至雪滿山顛了。每念及此，感慨萬分。但中外學者相互取長補短，切磋琢磨，其樂無窮，也使我們感到無限欣慰。我們同外國道教學者，當然是散多聚少。但學術交談是超越時空的。我更多的時間是在閱讀和書寫中同他們進行心靈交

談。我感到他們一直從我的書架上注視著我寫作，有時似乎就坐在對面賜教於我。我們中國道教學者，不僅擁有一批國內同行，還有不少國外高朋經常同我們進行學術對話，經常傳來友誼，我們怎能不感到精神上的富有？翻譯這些朋友們的著作將之出版，也是對他們的友誼的回報。這種回報純粹是學者式的。

朱越利

2003 年 8 月 24 日

中譯本李遠國教授序

麥谷邦夫教授為日本著名的道教學者，我多年的朋友。早在二十年前的今天，我應邀訪問日本，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即參加了一次由麥谷邦夫教授主持的《周氏冥通記》研究班。研究會上，日本學者們認真嚴謹的學風，深入精細的分析，令人敬佩，讓我感動。其後，麥谷邦夫教授主持的一批學術成果陸續問世，引起了道教學界的廣泛關注與好評。

就我所知，麥谷邦夫教授主編有《道家、道教中的氣》、《大洞真經三十九章及其他》、《老子想爾注索引》、《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注索引》、《唐玄宗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注索引》、《真誥索引》、《周氏冥通記索引》、《江南道教研究》、《江南地方志二十五種道教關係記事集成》等論著。此《周氏冥通記研究》，正是由麥谷邦夫教授主持的《周氏冥通記》研究班的最終成果。

《周氏冥通記》四卷，乃南朝齊梁時高道陶弘景所撰。是書以日記形式記載了茅山派道士周子良夢中與神真交往談話之內容，大致述神真之誥誡及授受經籙等事，故稱“冥通”。周子良死後，經

過陶弘景整理並加了注，成為今天傳世的《周氏冥通記》。內記神真王要有保命府丞趙伯威、保命范帥、茅君兄弟、中嶽仙人洪子肩、華陽玉童、紫陽侍童王子遷、桐柏仙人鄧靈期、仙人張孝、女仙李飛華、易遷領學仙妃趙素臺、易遷左嬪王太英、易遷右嬪劉玄微、易遷都司學陶智安、嵩高馮真人、蕭閑仙卿張君、保命府丞樂道士、蒼梧仙人徐玄真、南陵薛大夫、中黃杜大夫等神人。前三卷記有二十四件事，卷四備載通靈諸事目錄，共七十九條。這些皆為瞭解上清派、研究六朝道教的珍貴史料。

但因其內容涉及人神通靈，夢境玄言，內奧隱秘，難為理解，故學界論之甚希。唯麥谷邦夫教授等，通過譯文、注釋的形式，逐句逐段地詳加分析，一一披露，層層探究，這為我們理解該書、研究茅山道教提供了極大的方便，勢必推動對道教上清派的研究。今承劉雄峰君精心翻譯，中文本得以問世，這對於中日兩國道教學界的學術交流，亦是一件佳事，故特為序，以示祝賀。

李遠國於西蜀三元堂

2009年5月28日

中譯本樊光春教授序

《周氏冥通記》原著乃是南北朝時期一部記錄道教之神靈顯驗的書卷，全書共分四卷，由著名道士陶弘景依據其弟子周子良之“夢”與“見”所雜糅的記錄底稿而加以整理、批注而成，並將其呈獻給了當時的皇帝——梁武帝。其中記述了周子良從天監十四年（515年）的五月二十三日開始到翌年（516年）的七月二十三日止（周子良吞服丹藥逝去）的近十六個月（含閏月）間，與諸多神靈或是於夢中、或是眼見而進行感通與交流的事件。其內容異彩紛呈，情景虛幻誕惻，因而被吉川忠夫稱做“中國古代之稀有的夢之記錄”（吉川忠夫《中國古代人的夢與死》，平凡社1985年版）；同時，亦以其奇幻的想像力、豐富的神人塑造和浪漫主義描述，而成為中國古代記夢文學走向成熟的標記（詹石窗《道教文學史》，上海文藝出版社1992年版）。

《周氏冥通記研究》（譯注篇）是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成立的“《周氏冥通記》之研究”共同研究班（1998.4～2000.2）的成果之一，是麥谷邦夫教授與吉川忠夫教授的又一部力作，以麥谷

邦夫爲負責人(前一部爲《真誥研究》[譯注篇],其爲“六朝道教之研究”的共同研究班之成果,以吉川忠夫爲負責人。該書已於2006年由朱越利教授翻譯出版)。“《周氏冥通記》之研究”共同研究班的建立,如麥谷教授所言,乃是直接因於“六朝道教之研究”共同研究班的研究所需,故而在取得《真誥研究》(譯注篇)之成果的基礎上,遂又以麥谷邦夫爲首組建了“《周氏冥通記》之研究”的共同研究班,由此足見《周氏冥通記》研究於《真誥》研究乃至整個六朝道教研究中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在《周氏冥通記研究》(譯注篇)一書中,麥谷邦夫教授等以其深厚的中國古典文獻學的功底和嫻熟的語言技巧,從多個學科和視角(包括宗教的、文獻文字的、文學的等)對《周氏冥通記》作了精確而細緻的注解和點校。首先,其所用底本的權威性,以上海涵芬樓影印本《正統道藏》爲主,並加以標點;同時以日本宮內廳所藏《正統道藏》本(簡稱“宮本”)、《學津討原》本(簡稱“學本”)、《津逮祕書》本(簡稱“津本”)等對所缺失、異同之文字作了增補和校正;而在進行注釋時,又引用了大量的史料,其數量之衆多,所涉內容之廣泛,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可與《真誥研究》相媲美(相對於其少於《真誥》的篇幅)。其中不但有關於道教的文獻史料,而且亦有相應的佛經資料,這就爲研究《真誥》中陶弘景所借用佛經的《四十二章經》的思想,提供了又一極有價值的史料證據,同時也使我們能夠更加深入地洞徹和瞭解是時佛教的流佈以及佛道交涉的狀況。

誠然,就《周氏冥通記》而言,其作爲中國本來就有的古代文獻資料,本應引起中國學界的關注和重視,特別是其作爲瞭解中國早期上清派道教經典的文獻,更應爲道教研究者所青睞。但是,由於種種原因,中國目前還未有完整的校注本,而麥谷教授等,將其與

所擁有的三種(所謂“津本、官本、學本”)以上版本進行了參照並校注;而麥谷教授等窮經皓首,歷經近兩年時間所完成的校注,其應用史料之廣博,實是不通讀全書後而所能體悟到的。而作為日本著名的道教研究學者,麥谷教授等翔實而有據的論證及其以經解經的方法,更為我們展現了海外學者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獨特視域中的解讀和理解,充分體現了“京都學派”樸實無華而又務實求真的學術風格和敬業精神。

因此,秉承翻譯和介紹海外相關道教學研究的經典著作於國內學界的宗旨,將《周氏冥通記研究》(譯注篇)翻譯出版,在翻譯麥谷教授之原文的同時,並附有吉川忠夫教授對之的專題研究,以及國內外學者從文學、語言、中醫藥等方面的諸多研究論述。如此,或將啓發和擴大國內學者的研究視野,對於借鑒和學習其尚佳而有效的方法和經驗,促進和提昇國內學術水準及與國外的學術交流,極具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同時,將《周氏冥通記》中古老而又深奧的古代漢語翻譯為現代漢語(儘管又經過了從現代日語的轉譯),也為年輕一代的學者進行研究提供了方便。此外,即使是這些較少的研究,都是在六朝道教的大背景下,並往往都是與陶弘景及其《真誥》放在一起而進行的,正是於此意義上,可以說:如果缺少了《周氏冥通記》研究的《真誥》研究視為不完整的話,那麼,《周氏冥通記》研究則正是《真誥》研究之極好的“註腳之本”。所以由朱越利教授翻譯的《真誥校注》業已出版,《周氏冥通記研究》(譯注篇)亦應盡快付梓。因為,《周氏冥通記》以“夢”為媒介,用感通的形式對道教上清派思想及教義的闡釋,同《真誥》一起,不但構成為上清派“道教神學”的“奠基之作”,而且對於瞭解和研究陶弘景以及整個六朝道教乃至是時之思想、文化、文學、語言、醫藥

等具有極為重要的史料價值；同時，《周氏冥通記研究》（譯注篇）亦與《真誥校注》一起構成爲麥谷邦夫教授和吉川忠夫教授關於六朝道教研究的姊妹篇，爲我們認真學習和研究借鑒日本學界前輩與同行的研究成果和治學經驗，無疑也是極為有用的參考資料。

劉雄峰博士通曉英、日兩種語言，又有較爲扎實的宗教研究（道教、佛教）基礎。他的這本譯著，是在忠實地按照麥谷教授等對古漢語原文的理解基礎上所譯出的日文的翻譯，其既能體現出麥谷教授等人的學術風格，由此亦可窺得他們對中文文獻的理解和認識。

總之，我們在時間緊迫的學衛生涯中，不但能享受到別人勞作之成果，又可從中得到啓迪，擴增我們的學術視野從而獲得更多的學術成果來造福人類和社會。劉雄峰博士的這本譯著和其他相關譯著一樣，爲我們提供了這樣的一個工具和平臺，因而樂爲之序。同時，期望著他能夠充分利用自己的外語和專業特長，在此基礎上，再接再厲，拿出更多更好的力作。

樊光春

二〇〇九年四月序於西安

凡 例

一、本書所用文本以上海涵芬樓影印本《正統道藏》(152 冊)爲底本,並加以標點,同時,括弧[]內爲注解文字。

二、文中誤字、脫字、衍字以單括弧 < > 標出,而校正、增補和刪改字句則以[]標注。

三、當字句有異同時,參照宮內廳所藏《正統道藏》本(簡稱“宮本”)、《學津討原》本(簡稱“學本”)、《津逮祕書》本(簡稱“津本”)等修正。

四、原文後列有現代漢語譯文,括弧()內爲注解文字的譯文及補充的文字。